

散文組  
優異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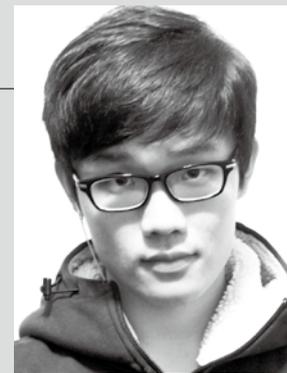
洪卓量

商學院一年級的怪人，算是自嘲。

為人率性輕狂，閒時蹺課看電影，幾杯茶便耗掉一個下午。

偏激刻薄的嘲諷下，應該有顆溫熱善良的心，追求公義的心。

可以在 [hcl.21century@yahoo.com.hk](mailto:hcl.21century@yahoo.com.hk) 找我。



## 紙 皮

往舖外看，幾個主婦挽着籃或拉着車，經過這條窄長的街道，偶而駐足，探頭張望店內陳列的貨品。合心意的，簡單即成了一宗交易；嫌價錢貴，費唇舌討價卻未竟全功，頭也不回便走，僅留下一串剛從魚檔沾濕的腳印。

路邊泊了幾輛私家車，在天橋的遮蔽下，無懼能烤熱車身的陽光，一待就是整個下午，然後不知從哪冒出來的車主徑自把車駛走。大小貨車匆匆地駛進，熟練的工人將一箱箱貨搬入舖內或擺在路旁，接過剛簽名的收據，司機一臉不耐煩，馬上腳踏油門，揚長而去。

久了便會發現，眼前的事物彷彿循着一項物理定律般慣性地運行。一切都很平淡，沒甚麼稀奇，不斷重複和重複……

店子稍為平靜。

我坐在用七八個砧板疊起的椅子，托着頭，心情由沉悶變得茫

然。既沒法子複習剛剛課堂學到的內容，腦子亦懶得對外界作出反應，情況就如電視機停留在沒有信號的頻道，一直發出沙沙聲……

從早上起，強行消化了一大堆陌生的經濟理論及管理技巧後，還容不下時間喘息，便乘了架開往舊區的小巴……片刻之前才替父親拆了第三批貨物……呼……我想任誰也吃不消吧。

自1997年接了爺爺交下的棒，父親與嫲嫲在這老區經營街坊生意，守了逾十個年頭仍屹立不倒。可能是相比起同業，父親甚少抬價；精打細算的顧客看在眼裏，覺得找對了門路，自然多多光顧。

我平日不太理會舖頭瑣事，每天埋首於厚厚課業上，偶爾從父母對話中略懂少許；只有逢年過節，生意較往常多時，我才被派上幫手打理。

「卓量。」父親按着計算機，覆核收條中的銀碼。「唔……」氣若游絲的我不能作出甚麼像樣的回應。「去找天橋底的老伯吧。」父親不是第一次吩咐。

甫踏出門外，就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夕陽染紅了整個市區，街巷佈滿點點金光，路人逐漸疏落，像極黃家駒於80年代吟唱《又是黃昏》的一幕。

走到街尾，又是另一番光景。一面由發泡膠箱堆砌而成的高牆下，有幾籬乏人問津的枯菜爛果；橋底路邊盡是凌亂的紙箱，靜候幾位婆婆整理。旁邊的手推車上則放了一大捆壓扁撫平的紙皮，獨缺戴鴨舌帽的老伯。

我感到疑惑，難道他去了別處拾紙皮？一想到這裏，穿過橋底，拐彎便經過蔬果舖、海味店、燒臘檔、鮮魚行、超級市場、醫館診所等多處店家，仍不見老伯的踪影。別無他法的我只好先回舖頭，過一陣子再找。

把情況告訴父親，結果他也摸不着頭腦，遠眺街角處確認一下，然後喃喃自語，細聽之下……才知是「眾來尋他千百度……得來全不費工夫」。

聽頭半句時，不禁肅然起敬，心想能借詞抒懷，此人並非等閒之輩。我心中默唸：「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怎料到

另一千古絕句竟被父親硬生生地挪用，拼湊出不像樣的東西，我豈能坐視不理。

「爸，你錯了……」我更正。「卓量，你真是有所不知，這可是二次創作啊……」父親滿不在乎的邊挖鼻孔，邊解釋他這次靈感的由來。我沒好氣，躲在貨倉一角餵貓。

倒些貓糧入小膠盤，不消一會兒，一頭白貓徐徐地走近那容器，正眼也不看我，神氣得很。我不服氣，好歹也是個掛名的小主人，蹲下輕輕摸她帶有黃棕色斑紋的背脊，很柔軟的觸感。牠雙眼眯縫成一線，自顧自舔着水。

還記得小時候，我問小白貓叫甚麼名字，嫲嫲不置可否，說野貓哪需名字，幾番追問下，才知眼前的老貓挺有靈性。

某個下午，小傢伙招呼也沒打，就無預兆地竄進舖內，躲藏在偌大的貨倉。父親生怕野貓亂跳亂闖，放心不下；但那時客似雲來，忙得不可開交，沒工夫應對這不速之客，後來仔細檢查，並未有甚麼損失。嫲嫲乘機建議，養貓防鼠少煩惱，由那天起，一錢也不用花，一張契約也沒訂，舖頭就多了一個成員……多了一些閒趣……

我注意到紙皮箱上的爪痕，想不到給貓磨利指甲的貓抓板也省了，幸虧老伯也不計較……

話說回來，究竟老伯拾紙皮有多久了？十年？二十年？不知道，相信嫲嫲也答不出大概。姑勿論時間長短，我很好奇其他店主怎樣看待這個平易近人的老伯……是感謝他替自己處置不知丟向何處的紙箱垃圾？抑或是用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吩咐他清理得乾乾淨淨才好走？

別人的想法難猜透，但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雖不知他歲數，但一個年近花甲的伯伯堅持以所剩無幾的勞力維持生計，在任何角度看，都是值得尊重的。他大可以攤大手掌，拿綜援和生果金等社會福利，省點用也勉強夠一個月的開支，可惜沒有；何況他所做的跟我們只是一線之差，同樣是得來不易的血汗錢，同樣是手停口停，僅僅是性質不同而已。

父親對老伯頗客氣，無呼呼喝喝，閒時與他聊幾句，有一次更

是印象深刻。

「老闆，小兄弟。」老伯依舊戴那舊舊的鴨舌帽，一件深色長衣顯得他身子單薄。「老伯，天氣轉冷，記緊穿多件衣。」我知道老人家渡過寒冬很辛苦。「呵……」老伯笑逐顏開，輕拍我的臂膀，轉頭對父親說：「兒子這麼乖，放學都出來幫你手。」父親頗有深意的瞟了我一眼，然後附和。

我臉上的笑容變得僵硬，喉嚨發不出半點聲音。因為只有局內人才明白甚麼是虛，甚麼是實；旁觀者通常被煙幕蒙蔽。這徹頭徹尾是一場貨真價實的交易啊。

喵……白貓吃飽了，伏在地上被我搓揉頸項，看來牠很享受我提供的按摩服務……

「卓量，送貨到茶餐廳去。」父親放下電話，朝貨倉大喊，只見他早就拿橡皮索牢牢地把兩箱瓦煲繫於小拉車上，我小心地摺好收條，再塞進褲袋。臨出門前，父親叮囑若然不見老伯，就找他老婆。我點頭會意，是瑛姑。

瑛姑這名字是我起的。她眉目娟麗，皺紋淡淡，頭髮花白，與《射鵬英雄傳》中的劉瑛有七分相似，特別是神態。比起老伯的胸無城府，我怕一不小心便挑動瑛姑的神經，因她愛端着一副撲克臉，滿懷心事卻不袒露，常為瑣事耿耿於懷，單憑肉眼難以判斷其喜怒哀樂。

說起來慚愧，最初知悉他們是夫妻時，半天也說不出話，兩人性格迥異，怎看也是競爭對手多於歡喜冤家吧。

「爸，為甚麼只找老伯拾紙皮卻不叫他老婆呢？」我按捺不住。「你太年輕了。身為丈夫，不論事情有多難辦到，都希望能一力承擔。」難得認真的父親曉以大義，這句話刻在我腦海，久久不能散去。

夜幕低垂，無人街巷顯得陰森，我怕得哆嗦，急急碰到瑛姑，簡短把要說的都說出，不敢問老伯在哪，便趕去茶餐廳……順道買了兩客的煲仔飯，貪圖它的蒸騰熱氣。跟老闆熟絡，煲子不用按金；我也替他省了塑膠飯盒和餐具。

父親鋪開舊報紙後，忙不迭打開自備的保溫壺，咕嚕咕嚕地飲

着中式例湯，我一邊拿瓦匙逐口品嚐，邊看着副刊。其中一篇標題為「環保藏在細節裏」，內容大概如下：

「無論在家或辦公室，細心留意，不難察覺四處都有改善空間，只要發揮創意，以二次創作實踐環保理念，不但能保護地球，下一代亦可生活在資源充足的世界，使用我們剛節省的東西……」

文中列舉了不少例子，譬如收集被丟棄的木板，重新設計成一套木製桌椅傢具；拿不適用的衣服課本等還有價值的物品，轉贈給慈善機構及有需要的人。除此之外，他還提醒避免用殺蟲劑、清潔噴霧等化學品，盡量用天然方法驅蟲打掃。可惜這篇文章來不及細閱，就成為天然枱布，也算死得轟烈。

兩父子在燈火通明的舖頭吃晚飯，他問學業如何，我含着排骨，口齒不清地答還可以，只是缺錢，希望蒙混過關，早早結束這話題。但父親不經意間提及幾天前的事……老伯拖走一大箱紙皮時，目睹一張百元鈔票從老伯的口袋跌出。

「你有據為己有嗎？」我盯着他。「你爸我是這樣貪婪的人嗎？」父親擺擺手，沒好氣地問。「這可難說。」我摸摸下巴，裝出困惑的表情。

「陌生人確實難說，但老伯要拾多少紙皮才掙到一百元？這一百元又對他有何意義？能否減輕負擔？憑這幾點，已經不是老實抑或貪心的問題……對了……有沒有發現我頭頂上的光環？」父親嬉皮笑臉，打消我讚賞他的念頭……還是歸還煲子好。

寂寂深宵，晚風吹起幾個棄在街上的膠袋；烏雲蔽月，惟獨路上水漬反射街燈的微光。剛吃飽的我打了個噴嚏，不知怎地，有點擔心老伯的健康。

昨晚回家途中，遠遠望見老伯的鴨舌帽壓得低低的，雙手環抱胸前，正在紙皮箱上打盹。看他縮成一團的模樣，我有點難過，人們躲在被窩，好夢正酣；天橋底下尚有滿地紙箱等待疲憊不堪的老伯……也許他真的病了……

躺在床上，腦裏興風作浪，試圖入睡卻不奏效……

這區隨着時間慢慢老了，病痛亦多了。兩三年前，一棟唐樓條

地倒塌，壓死了幾十個住客，打亂了都市人的急速節奏，明白了生命無常……回歸現實，卻繼續追逐他人的步伐；一年前，政府為了避免悲劇重演，宣佈鑑於檢查樓宇結構後，決定要清拆重建這條街……消息一出，幾十個業主沒有異議，紛紛商討如何賣得好價錢；幾個月前，鐵路公司開始進行工程，把這舊區納入日益龐大的交通版圖，居民悟出先苦後甜的道理，明白眼前的不便只是暫時……

小時候的我討厭這個黏黏答答，吆喝不斷的鬼地方，長大了卻感激這片土地，因為它，父親養活一家人，因為父親，我才可以無憂無慮地渡過童年，所以我明白他此刻的心情，老伯，老貓亦然……

這教我想起希臘作家普魯塔克，他的忒修斯悖論。當一個物體的構造漸漸腐朽，工人將新零件取締早已一文不值的部份，終有一天，這個物體的所有零件都被換過了，那麼它依然是它嗎？

唯一的例外想必是防腐劑，沒有東西比它更體會到甚麼是滄海桑田，事過境遷。假如它與一般人無異，當得知對它有知遇之恩的科學家已歸塵土，喝了孟婆湯，走過奈何橋，不知投胎到何處人家，會是甚麼滋味呢？刻劃在它腦中的美麗舊年華能說忘就忘嗎？

矛盾的是，時間與情感，兩者就如大極般互生互滅，不能捨割獨立。將會發展的平原；明日拆下的樓房……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勾起人們對他或她或它的眷戀不捨，縱使物是人非，縱使可寄託的對象也不復回，但萬般帶不走，惟有憶隨身，思念的花繼續開遍心房，嘆息的籐不斷纏繞腦海……

然而當一切推倒重來，那張捕捉一霎溫馨的照片冒失錯丟，那帶着悲愴遺憾的人再也不能嘆氣，那份沒法裝載的情思自此凋零枯萎……無關痛癢的小事逃不出消失的份兒，只能等待另一個循環……另一個環保卻無情的循環……

瞥見枕邊鬧鐘，明早又不能蹺課，只好終止這場無止境的思考。又是黃昏。

我照樣在砧板疊起的椅子上，擺出那哲人深思的姿勢；父親把包了舊報紙的花瓶放進老顧客的環保袋。忽然心頭一熱，不約而同地抬頭……穿上厚衣的老伯站在舖外，右手指着左手上的餅乾，笑

咪咪，朗聲道：「等我吃完這。」

此時舖內無聲，只聽一人低吟：「眾來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老伯早在，燈火通明處。」

旁邊的我笑而不語。

這可是經過循環再做，添加創意後，提煉而成的二次創作啊！

## 得獎感言

相隔數月，把稿件投進小鐵箱時的心情，半分也沒忘。

筆桿擱下，理由是公開試後，沒有寫作的心情，只是一直看書和電影，放逐了整整一年，直至遇上了「城市文學節」。

單是考慮參加甚麼組別，就花了數天。剛好農曆新年將至，在舖頭幹活了數天，幸運地遇上這故事。工作時神不守舍，只顧構思舖排；晚飯時下筆；睡夢中不斷檢討……1月31日凌晨，完成的喜悅大大蓋過睡意。

然後噩夢開始了。

得知截止日期延長的我，心裏不斷罵髒話。匆匆交稿的我，總是認為沒仔細覆核，身體像缺少了甚麼。聽過三位評審在交流會的意見後，有點心灰意冷，立刻盤算如何改寫得更好，再投稿，也算呼應了這次的主題，「環保」……

看過熒幕上顯示的一串名字後，告訴家人……電話筒另一端的父親笑笑回應：睡午覺的母親跟放學回家的妹妹都問：「只有五個人參加嗎？」

呼……這又難怪，因為此刻的我還未相信獲獎。

想起友人的話，早點交稿有問題嗎？你中學的作文課有哪次不是遲遲完成？對啊，我還拖了一年呢。

想起父親的話，慢慢發現改善空間，不是代表你進步了嗎？經驗嘛！

他邊剔牙，邊解釋的樣子，卻是十年如一日。

想起評審的話，散文強調文字質樸和情感真實，不用太多技巧。

傻傻的我才真正了解……何謂散文。

感謝老貓，老伯和老爸，你們意外地按了「寫作」的電掣。

感謝友人、評審和大會，你們的鼓勵和肯定穩定了「寫作」的電力供應。

謝謝各位、悲觀的我感覺到，身體曾缺少的東西，現在慢慢靠攏在一起。希望下次的作品更進一步。

## “ 評審意見

---

### 韓良露女士

以青年之眼寫出城市庶民生活的老街坊裏尋常事物與人情，對比都市建設與更新工程中即將消失的一切，老街、老房、老店、老鄰居、老人、老貓，簡單的觀察點出了買煲仔飯不用塑膠飯盒的非環保理論卻更接近生活底層的永續保存的常民慣性，而堅持叫老伯拾紙皮中傳達的人情亦是百姓人家溫暖的照應。

文章貴在寫真實之生活物情，此篇做到了。

”